

视点

无用是本心

文/潘向黎

曾经有朋友说我处世消极,他说:你这样,说得好听些是看淡、不计较,说得难听就是废物。我笑着回答:也不曾立志当废物,我这个人最大特点也许就是懒。

可是若说我不认真,我是不承认的。我有我在乎的事情。比如:茶要好,朋友要有趣。这么多年断断续续地在纸上涂涂抹抹,基本上是“从流飘荡,任意东西”的状态。最佩服的就是每年都有写作计划而且总能完成的人,他们是怎么做到的?在我看来,这和规划哪一年要开始恋爱、一生恋爱几次、三十岁之前要结婚一样,不可思议。

除了白痴,谁都不能一直被幸福所浸润,相反孤独、矛盾倒是现代人的常态。在这样一个飞速变化、剧烈震荡、灾难不断、缺乏安全感的时代,生活是不容易的。对敏感的人来说,痛苦是加了倍的。但是,在写作时我会忘记这些,做回自己,自由地呼吸。对写作的人来说,不能为梦在现实中找到归宿,但可以自己构筑一个世界,在那里,梦想似乎还可以变成现实。

2006年,父亲去世后,我开始后悔。早知道他会这样早、这样快地离开我,我为什么不当真努力,写得多一些,写得好一些,不,好很多,做一个像样的作家呢?我之所以那么任性,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在心底里,不就是因为总觉得自己还没有真正

长大,而父亲也根本没有老,一切来日方长?只要父母好好的在,人总是有江山万年的感觉,就是觉得:山常青,水常绿,茶常热,花常开,我只要“父母在,不远游”,自然可以缓缓地写,生活第一写作第二,不慌不忙。那种心态,就像书斋里不好好读书的小童,觉得自己随时可以停下来,溜出去“溪头卧剥莲蓬”。那其实是一种心理上的耍无赖。无赖是轻松的,任性也可以得意一时,可就像《无间道》里那句台词:“早晚要还的。”石坚而朽,父亲竟去了。突然被惊醒的我,感到了这么多年欠下的债。可是我如何还得起?

一位作家朋友梦想将来在自己死后,有人在他的墓地上读他的小说;而我,如果说还有梦想的话,就是梦想着,至少有一个人,面对命运的不公或者苦难的折磨能够不动声色,在看我的小说的时候,会流下眼泪。那是我触摸不到也看不见的泪,但对我来说,就是无上嘉奖,就是稀世的珍珠。那样的珍珠,一两颗便已足够。

在这么一个信息爆炸和欲望咆哮的世界里,所有的静美、细致、舒缓、留白……似乎都成了很难激起共鸣的东西。不知道是今天的人们真的已经不需要这些了,还是仍然需要这些但是饱受摧残的感官和心灵丧失了感受的能力——就像一边营养不良一边厌食一样?

但至少,我写下来的每一行字,指示我遥望过的方向,在那个方向的远处,有一个完美的世界,我不识见曾梦见。

选择一种审美趣味,就是选择了一种命运,我们就各安其命吧。

山中桂树,自开自落。人迹罕至,四野萧然,但是声势浩大的香气可以传出很远,闻到香气的人心里惊异,停住脚步分辨一下,哦,是桂花。也仅此而已,不会循香而去,更不必寻到折下插到自家瓶里。这一切桂花都不管,它只管纷纷地开,纷纷地落。

有一句唐诗:草木有本心,何求美人折。这句话说得彻底,所以清气四溢。守住本心,安于无用,安于放弃,就保全了本色,保全了天然。

所谓的理想境界往往是供人遥望而不是真正抵达的。写作如此,整个人生也是如此。但至少,我写下来的每一行字,指示我遥望过的方向,在那个方向的远处,有一个完美的世界,我不识见曾梦见。■

百味

汤包与命运

文/庞余亮

那只属于你的汤包即将上桌,可以倒些许醋,也可以夹些姜丝,你肯定诧异我何以在此时哗众取宠地说到命运。

且慢惊讶。先给你介绍一篇小说吧:《回归种子》。

这是古巴作家卡朋铁尔写的。一般的写作都是从出生写到死亡,这是线性时间的一般进程。而小说《回归种子》就不一样了,时间挣脱了现实的制约,完成了自己的溯流而上。小说的主人翁是一个叫马尔西亚尔的侯爵。整篇小说就12节,第一节是马尔西亚尔的死,然后是他的晚年、他的中年、他的青年、他的少年、他的婴儿期、胎儿、受精卵、液体……小说的最后是这样写的:“一切都在变形,最后到了最初的状态。”

对于一只即将上桌的汤包,时间也可以逆流而上的。

首先要为你考证命运之手对于麦子的选择。

“选用高筋面粉,用冷水和成水调面,反复揉搓,使面团光滑滑有劲,饧面1小时左右,搓成条,放小剂,用双手杖擀成四边薄、中间略厚的汤包皮。”

这是汤包的做法。从这点上看,为了那一只就将上桌的汤包,命运之手没有拿元麦,也没有拿大麦。在那张看不见的棋盘上,命运之手选择了幸运的小麦。

凭什么不选有“修长”身躯并且有一头“秀发”的大麦?凭什么不选择拥有类似黄金般麦秸秆的元麦?大麦和元麦,可是诗人和摄影家眼中的“美人”啊。可“美人”就能配上英雄吗?很多女人都羡慕龙嫂林凤娇,可换一个女人试试?

但也不是所有的小麦都可以成为“舞台上的明星”。“高筋面粉”由强筋小麦碾制而成。“强筋”这个条件,就像摆在跳高运动员面前的高度,没有那样的弹跳力,就只能望竿兴叹。所以,《舌尖上的中国》来靖江,要把一只汤包皮吹成一只气球,也只有高筋小麦这样的“汉子”可以担当了。

造化弄人哪!

一粒粒的麦子,秋天种下去,还要越冬,辛苦地,一天天在隐忍、在生长,好不容易等到春天,拔节、抽穗、灌浆、成熟……一样的苦难,应该拥有一样的苦尽甘来,凭什么让高筋小麦抢了风头或者中了大奖?

再往下想,更是不可思议,凭什么是那一包面粉做成了汤包?凭什么剩下的面粉,仅仅能成为面包、成为馒头、成为饼干、成为蛋糕、成为面条、成为油条、成为烧饼?凭什么?

再想下去更不能提,有些面粉不成为面条,也可以成为面疙瘩,却因为一个主妇的粗心,让几只老鼠钻了进去,结果,连成为面疙瘩的机会都没有了。

以这样的方法想想汤包馅的命运吧。凭什么是这只芦花老母鸡而不是那只黑羽老母鸡?凭什么是这头喜欢吃草的猪而不是那头啃树皮的猪?凭什么是这只红膏蟹而不是那只簕蟹?你想不通的还有很多很多,凭什么是这只铁锅而不是那只铁锅?

再想下去,似乎在几千年前已经注定了你得吃这笼里的那只汤包,而不是那笼里的另一只汤包。

且慢,且慢。在笼里的汤包还没有上桌之前,还得听一个口诀。

“轻轻提,慢慢移;先开窗,后吸汤。”

为你取汤包的那个小姑娘,其实不是靖江人。她是从遥远的西部跑到中国东部来打工的。

她又是怎样来到靖江的?如果错过了某一趟车,如果错过了某一个人,她会不会在另一个城市打工?如果是这样的话,为你取汤包的就是另一个人了。在这个还不能完全听懂靖江话的小姑娘身上,完全可以写一部当下中国人的命运,现代化的中国,转型期的中国,一个外地的小姑娘,怎样和一只汤包以及和你扯上了关系?

现在,属于你的那只汤包已经到了你的面前,再耐心听我把一位汤包大师的故事讲完。

汤包大师年轻时是一个帅哥,当然现在他也是帅哥,如果和那个“皇马”张铁林站在一起,他比张铁林还帅。

这帅哥年轻时的理想是做一名话剧演员,为了实现这个理想,他做了很多努力,而当年是在文革时期,由于成分不好的原因,他不仅没能做成演员,还被下放插队……这么多年过去了,他把汤包做成了极品,自己成了中国烹饪大师和国家特级点心师。

现在,请汤包开口说话。■

人间

何畏局长

文/余一鸣

毕业二十周年聚会,来的人比十周年聚会的人要多,我到宾馆大厅报到的时候,忙着和老师、同学招呼时,看到了坐在沙发一角的何畏,我朝他挥挥手,何畏是我一个宿舍的哥们,一直有着联系,而几位同学,毕业二十年都没见着过,等我寒暄完了转身找何畏,沙发上的何畏已经不见了。我先把行李安顿好,心想有三天的日程,肯定能有和何畏穷聊的时间。

聚会的日程排得满满的,先是参观母校的校园,接着是开见面会,健在的老教师们几乎都来了,每个人都有着掏不尽的话说,主持人规定每个人只能说两分钟,实际上没有一个人能遵守,报到何畏的名字时,何畏却一句话都没说,说留给别同学多说几句,这似乎不像二十年前的那个何畏。

我有几分纳闷,何畏从前是班级里最活泼的人,我们宿舍熄灯后的夜谈晚会,几乎一直是他主持。虽然是中文系的学生,何畏在大学里喜欢的却是漫画,常常在报纸的副刊有作品发表。拿了稿费就请我们去撮一顿,常常是稿费只够付餐费的零头,接下来靠女生的救济过日子。何畏的人缘好,女生都喜欢和他在一起,何畏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,也没谁拿他和女生开玩笑。

到毕业那阵子,男生大多忙于恋爱,女生大多名花有主了,难得有人有时间来陪何畏侃大山,就剩我俩一起看守宿舍,我说何畏你索性也谈一个去,何畏摇摇头,说咱这性格,寻开心受人欢迎,谈情说爱轮不上咱,神情居然有几分落寞。书上说性格决定命运,何畏毕业后却出乎意料地一帆风顺,先是在一所省

重点中学当教师,然后主任、校长一路当了上去,如今已是他家乡那所城市的教育局局长,令老同学们都刮目相看。

晚饭吃过后来我去他房间找他,服务员却告诉我,客人已退房走了。我有几分不信,却还有一位女同学在一旁戚戚地告诉我,何畏确实是走了,她也是来找何畏的。女同学姓林,是何畏当年饭菜票的主要后援之一,毕业后硕士、博士读成了教授,无奈,我只能陪她悻悻地到大厅喝茶。我心里有点恼怒,同学中官做得比何畏大的不乏其人,人家没有一个半途撤退的,你何畏一个热闹人,却把冷清撒下,拔腿开溜了。

林说:你别生他的气,他让我告诉你他先走了。

我要打电话,林拦住了我,说他现在正在高速上开车呢。

坐了一会儿,我要告辞,林却把手机打开,让我看一条短消息:

“林,我想看到的人都已看到了,你过得好好,我就不虚此行了。”

我先是惊诧,惊诧过后当然明白了,林的眼眶中已有盈盈的泪了。林,你过得好吗?我想开口问一句,却又没敢问。林说:要是何畏当年多一点勇气,我是会和他在一起的。

二十年不见,同学们都说男同学一个个都胖了,女同学一个个都瘦了,何畏原是一个胖子,这次见到他,却被夸为“玉树临风”了,回南京后在饭局上恰遇一位何畏的手下,她说:我们局长那个人,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,话少得吓人哩。我原谅了何畏的那次不辞而别,我在饭局上给他发了一条短消息:“兄弟,保重。”■